

评《中国古代包装艺术史》

——兼论古代设计史的研究方法

肖 晓

(湖南工业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中图分类号]J1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8)04-0123-03

中国古代包装设计理应成为中国古代设计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和分支,然因包装具有“日用而不觉”的特性,长期以来人们对包装设计的研究太过薄弱。鉴于此,朱和平教授撰写了《中国古代包装艺术史》一书,并于 2016 年 12 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不仅是我国第一部包装艺术史著作,而且是目前为止包装领域唯一的一部史学著作。该书系统梳理和生动阐释了从史前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包装的发展及其艺术特征,其以史为纲,从包装实物与文献入手,见微知著、由表及里地探讨了中国古代包装艺术发展的历史,解释了中国古代先民对物以及对物与人的关系等方面的理解,为包装设计史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范式。

—

《中国古代包装艺术史》共 11 章,第一章为绪论,其余 10 章以时间为线索,以史前至明清时期的包装为对象,阐明包装概念的演变、包装存在、包装发展诸因素以及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并根据包装发展的进程,对中国古代包装所涉及的造物动因、材料、形态结构、装饰以及工艺等因素进行了具体分析。

“包装”作为专有名词出现于近代,但是其作为一种造物行为,是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出现的。该著第二章“史前包装考述”论述了我国包装的起源。史前时期是我国“包装”概念的萌芽期,这是包装内涵上的“双重性”阶段。所谓“双重性”,是指早期

包装在用作生活日用器皿、器具的同时,兼具裹包、捆扎、储放、转移物品的功能属性。^{[1]6}此时包装的含义较为宽泛,这一时期古代先民的包装行为,有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因此并不能将其视为一种独立的造物活动,最多是一种对自然物的简单利用行为,此时包装被混杂于生活用具中而未被明确地分离。在这一部分,作者着重探讨了陶质包装容器的出现,提出陶器的发明和制作既是中国古代设计艺术史上的第一次飞跃,也是包装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飞跃。“这对于我国古代包装的发展历程来说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这是人类第一次通过化学作用将自然物质材料改变成另一种物质的活动,也使包装从利用天然材料进入到了使用人工材料的阶段。”^{[1]61}

《中国古代包装艺术史》的第三章“夏商西周时期的包装”着重论述了我国奴隶制经济形态下的包装艺术。奴隶制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加速了包装的演进过程,它“直接催生了包装专业化生产组织的形式,促使着包装设计向具有专门化包装功能的性质发展”^{[1]107}。原始社会末期出现的青铜器在这一时期得到流行,青铜器的设计标志着艺术设计的第二次飞跃。此时,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包装进入“专门化”阶段。如随着酿酒和食品加工业的发展,古代先民开始制作储存、转运酒和食品的包装容器,与包装的萌芽阶段相比,这些容器逐渐脱离了一般性生活用品的范畴,具有了“专门性”,人们对包装的利用转变为一种有意识的自觉制作和使

收稿日期:2017-11-12

作者简介:肖 晓(1987-),男,湖南浏阳人,湖南工业大学教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宗教美术史。

用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将以往被认为是包装的通用容器排除在包装领域之外。这种具有专门性、持续性且具备专一功能特性的包装从一般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中分离出来,从而拥有了独立的主体范畴。^{[1]8}因此,这是“包装”概念的过渡期,是包装内涵上的“专门性”阶段。基于这一认识,在第四章“春秋战国时期的包装”中,作者论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多元化格局对包装的影响,结合时代历史背景及其对包装发展的影响进行探讨,特别是作者从包装角度对“买椟还珠”这一故事进行了饶有趣味的解读,并重点以漆器、青铜材质包装容器为例,论述了包装艺术发展的历史过程。

《中国古代包装艺术史》认为“包装”概念的转型期“肇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并在随后的包装发展历程中贯穿始终”^{[1]9}。因此,作者分7章对秦汉至明清时期的政治、经济、科技、思想、文化及其对包装的影响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包装进入转型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包装从属性的出现。包装的从属性包含两层含义:一为包装是包装物的附属物,二者可以分离;二为包装也成为被包装物的一个部分,两者可以视为一体。^{[1]9}这是包装发展的一种历史必然,因为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交换行为日渐频繁,社会对包装的需求大增,人们对包装功能的需求已不再停留在简单的方便运输、保护产品、便于使用等基本功能上,而是上升到增加产品附加值的高度。

同时,该著还揭示了包装发展的时代特征。如在第五章“大一统的秦汉时期的包装”中,作者论述了秦汉时期包装的范畴进一步扩大,形式更趋多样化;中原地区漆器包装盛行,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的包装艺术在与内地交往的过程中体现出各自的艺术风格。在第六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包装”中,论述了此时的社会历史特征及其与包装的关系,瓷器的正式烧制对包装的意义,佛教和域外文化对包装发展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包装艺术对西域地区的影响,说明外来文化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包装设计提供了一种新的造物方式,同时也为后来宗教包装的崛起埋下了伏笔。在第七章“隋唐五代十国时期的包装”中,作者对宫廷包装与民间包装的分野进行了论述。这一时期,我国进入金银器具仿制阶段,并与我国传统造物相互吸纳,最终设计生产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器物类型,这标志着我国古代设计艺术的第三次飞跃。第八章“两宋时期的包装”论

述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商品包装的大量出现,包装装潢的商品性及风格特征,瓷质包装容器的发展与纸包装的大量运用。第九章“辽、金和西夏政权下的包装”,介绍了辽、金和西夏政权的社会经济状况及其生活方式,并论述了这三个政权下的包装特点。第十章“元代时期的包装”介绍了元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征及其对包装的影响,并论述了元代的包装及其艺术特征。第十一章“明清时期的包装”,论述了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包装发展集大成时期,与前代业已存在的宫廷包装、民间包装相比较,两大体系各自发展的规模更大,特色更加鲜明。少数民族包装也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特征。

二

《中国古代包装艺术史》一书篇章结构紧密,逻辑严谨,内容新颖,所采用的材料详实,视野开阔,还兼具设计史研究方法的示范性。

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学界关于古代史的研究,或为范畴阐释,或就发展线索探析,或就制作材料和艺术特征论述,总体上还处在对古代包装史整理的起步阶段。^{[1]47}正因为如此,造成了一些研究上的困惑,如在中国古代造物时是否拥有明确的包装概念,现代学界如何界定包装与器物之间的差别等。关于器物的研究,过去大多关注器物的造型、纹饰以及背后相关的政治体制、文化背景等;在器物类型上,多关注青铜器、玉器、瓷器等中国古代较有影响力的器物,大多是以材质进行分类,很少从功能出发以研究器物。《中国古代包装艺术史》紧扣“包装”这一概念,对包装与器物加以区分,旗帜鲜明地提出在中国古代已然出现包装,包装自身有其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等主张,因此,本书对于现代包装的发展与实践的研究具有明确的指导作用。

包装的功能属性就是确保商品在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等环节中的完好性。研究包装设计艺术就不能不注意到其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联。如在讨论秦汉时期的包装时,作者指出因汉代是“重农抑商”政策的固化时期,诸多抑商举措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包装向贵族化、宫廷化的高档奢侈方向演变。^{[1]237}在研究两宋时期的包装时,作者指出:随着两宋商业的繁荣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包装在品种、数量上空前增多,在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的过程中,包装在设计、技术和风格等方面形成了区域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宋与异域之间的相

互渗透的特点,并积淀为鲜明的时代风格和特征。^{[1]455}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特征决定了各时期包装发展趋势的差异,这一点应当引起包装史研究者的注意。

当前,包装已与设计紧密联系起来,《中国古代包装艺术史》的作者在为著作取名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直接以包装艺术史名之而不冠以“包装设计艺术”,是因为包装艺术的范围更广,更能涵括古代包装的内涵和外延,也能够与全书的核心观念相联系。作者认为,包装是一种满足和美化生产、生活的造物行为,虽然其要受到被包装物的限制和约束,但仍然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因此,此处的“包装”就与雕刻、建筑等的内涵一样,皆是人类有意识的艺术创作行为。这是作者对包装研究内涵扩大的一种努力,使包装研究不再局限于具体的设计及艺术分析,而是走向一个更为广泛的语境之中,如此能够准确地解释包装作为造物行为的逻辑关系。

三

随着现代学术的发展,当今学术研究越来越推崇和流行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设计史研究的范畴一再被美术史、物质文化史、视觉文化史所渗透与浸染。在以往关于古代设计史的研究中,所常用的方法就是罗列出他们认为是设计物的实物资料,并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得出一些所谓的发展规律。这一做法看似妥当,但忽视了两个问题:一是历史是多元和复杂的。虽然历史的发展会对设计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设计的发展及设计史的形成往往是多种作用力合力促成的,仅以历史背景推断设计的发展是极为不妥的。二是古代设计的发展拥有自身的特性,即古代设计拥有很强的区域性和民族性,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能忽视设计的多样性。

设计学科出现的时间虽然较晚,但近年来大多数学者在极力争取其独立性,认为设计学科应该有

自己的研究范畴、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设计学科源自西方的“设计”一词,经历了从“图案学”到“工艺美术”再到“设计艺术”的设计学科发展历程。^[2]设计史,从字面上可解释为设计的历史,但是我们又不能如此简单地解释。历史的构成非常复杂,从设计史的角度来说,需以设计作品为研究对象,梳理出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理清其发展规律,同时还需将设计与人类自身发展、人类生产生活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社会发展的各种关系的网络构建起来。若仅关注设计艺术的发展,不足以说明设计本体的真正意义,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不足以说明设计本身。

长期以来,中国古代设计史研究太过关注皇家显贵的奇技淫巧之物,而对平民百姓的日用之物却视而不见;且常抱有根深蒂固的大汉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而将少数民族的造物艺术排挤出传统设计史的研究领域。^[3]而《中国古代包装艺术史》的作者将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之物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包装艺术进行了分类与总结,并探讨了少数民族地区包装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与中原地区包装之间的交流与异同。因而,作者是将中国古代包装的发展置于一个广泛的地理视野之中,将外域文化视为中国古代包装艺术发展的重要源泉之一,拓宽了设计史研究的视野。

参考文献:

- [1] 朱和平. 中国古代包装艺术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2] 杭 间. 中国的工艺史与设计史问题[J]. 装饰,2008(1):63.
- [3] 倪玉湛. 设计史研究的视域、方法和意义[J]. 创意与设计,2015(5):29.

责任编辑:蔡燕飞